

千年一地两将星

文 / 杨闻宇

唐代名将郭子仪，陕西华县人。民国将领张灵甫，陕西长安人。两地距离百多里，二将相隔千余年。

——题解

郭子仪纪事

开元天宝年间，壮年气盛的郭子仪与小他十一岁的李光弼俱是朔方节度使麾下的牙将，二人闹不到一起，矛盾很深，同桌共餐都互不搭理，侧目敌视。安史之乱时，郭子仪升任朔方节度使，出征前夕，有勇谋、善骑射的李光弼伏地请罪：“你我结怨甚深，我死了心甘情愿。只求你一件事，请不要罪及我的家人妻子。”郭子仪连忙走下大堂，抱住李光弼哭泣着说：“现在国家正处于大动荡的乱世，我俩怎么能斤斤计较个人私忿呢！”他与李光弼执手相持而拜，之后，一块挥戈东进，去讨伐安史叛军。

动乱年月，唐王朝的皇位迁徙更迭，郭子仪在反复征战中扶危济倾，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朝代，被誉为四朝柱石，卫国功臣。宦官鱼朝恩肃宗时典神策军，代宗时任天下观军容使，对功勋盖世的郭子仪心怀嫉妒。《资治通鉴》载，郭子仪在外征战，“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

自己在外浴血苦战，朝中有人作祟，暗地里使人挖了他父亲的坟墓。面对这莫大的侮辱，连皇帝也感到无法交代而心里不安时，重兵在握的郭子仪却从战乱环境里难于治军方面哭泣着反省自身，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谴责与申斥，不必要去追究什么个人责任。中外名将，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后来，鱼朝恩邀请子仪同游章敬寺，宰相元载与鱼朝恩有隙，暗里派人转告子仪：鱼朝恩对你嫉恨入骨，这一次要乘机加害于你。子仪的部下知道后，有三百多人主动要求随从护卫，子仪笑着说：“没有皇上的诏令，谁敢害我。”到了章敬寺，鱼朝恩见他只带了几名家僮欣然而至，便问道：“你怎么带的人这么少啊？”郭子仪将他听到的密报与消息和盘托出之后，又笑着说：“我带的人多了，你这里收拾起来不就麻烦了嘛！”鱼朝恩听到这话，双泪长流，用手拍着胸脯说道：“天下只有你这样襟怀似海的先辈长者，才不怀疑我鱼朝恩呀！”

清代朱轼在《历代名臣传》里这样写道：

田承嗣傲狠不轨，子仪遣使至，承嗣西望再拜，谓使者曰：“此膝不屈于人久矣！”李灵耀据汴州，公私财赋一皆遏绝，独子仪封币道其境，不敢留，即持兵卫送。麾下李怀光、浑瑊等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进退，如家人然。

中国语汇里有德高望重四个字，何谓德高望重？在子仪身上，分明得到了最强



杨闻宇 /

一九四三年生于关中乡村，一九六四年入西北大学读书，一九七〇年从戎于祖国西北，为兰州军区创作室专业作家，系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散文集和报告文学集十余部，作品入选近百家选本并获奖。退休后移居于青岛海滨。

烈、最逼真的体现。

安史之乱时，以善战著称的仆固怀恩从郭子仪、李光弼作战，屡立战功，官至朔方节度使，广德二年为宦官骆奉先、鱼朝恩所谗，愤而反叛。因为在平息安史之乱中与各民族将领并肩作战，致使郭子仪在少数民族中也很威望，怀恩便谎称郭子仪已经死了，诱惑回纥、吐蕃、党项、羌、浑等联手攻唐。翌年，怀恩率三十万众入礼泉、奉天，京师大震。代宗急召郭子仪抵御。恰在这时，仆固怀恩忽然暴病而歿，而唐军此时也只剩有一万来人，一下被叛军包围在泾阳，三十比一，兵力相距太悬殊了，子仪决定智取。

子仪打听到回纥与吐蕃在怀恩死后为争夺领导权而不睦，便派自己的得力大将李光瓚去回纥大营游说，回纥首领药葛罗听李光瓚自称是郭子仪派来的，疑惑地说：“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说天可汗（唐皇）已经抛弃四海，郭令公业已谢世，中国无主，我们才同他来的。既然他老人家健在，我们倒要见一见真神。”

郭子仪深知，唐军只有与回纥联合，集中力量打击吐蕃，才能取胜，他决定去会见药葛罗。诸将劝阻不住，要求选五百铁骑卫从，郭子仪说：“那样反而坏事，会招致祸害的。”说罢，只带几位亲随便翻身上马。他的儿子郭晞急忙赶来，拦住马头揪住马缰哭道：“回纥虎狼一样凶狠，你是国家元帅，咋能冒这个险呢？”郭子仪扬起马鞭，照儿子揪着马缰的手抽了一鞭，郭晞手一松，郭子仪纵马奔驰而去。

药葛罗怕唐军用计，让全军摆开阵势，自己执弓注矢，立于阵前。郭子仪见此场面，索性脱下盔甲，把手中长枪也扔了，继续接近回纥。药葛罗他们看清是郭子仪其人，赶忙驱马上前，滚下马罗拜，跪地相迎，子仪扶起他们，拉着药葛罗的手说道：“回纥为唐朝立过大功，唐朝待你们也不薄，为什么要听信谗言，背恩德而助叛臣呢？……我今天挺身而出，你们可以一刀杀了我，我的将士，必然与你们拼一死战。”药葛罗愧悔交加，说是受了怀恩之骗。子仪说：“吐蕃无道，抢掠了大量财物，马牛杂畜长长地排了几百里——这都是上天赏赐给你们回纥的。我们一块破敌取富，这对你们是再好不过的机会。”药葛罗招来了其他各军的酋长，共同对着郭子仪举酒谢罪……“吐蕃知其谋，夜遁。”

郭子仪未费一刀一枪，就这样化解了京城之围。

《唐语林》里这样记载：

中书令郭子仪，勋伐盖代，所居宅内，诸院往来乘车马，僮客于大门出入，各不相识……郭令曾将出，见修宅者，谓曰：“好筑此墙，勿令不牢。”筑者释锤而对曰：“数十年来，京城达官家墙，皆是某筑。只见人改换，墙皆见在。”郭令闻之，怆然。遂入奏其事，因固请老。

郭子仪坚决告老求退，皇帝只好恩准。休息以后，郭子仪下令平日府门大开，上至公卿下至布衣，出来进去，不予过问，如同游自由市场。郭家子弟不理解，一再劝阻，郭子仪说，我家上下下千余人，不可能都和我们同心同德；如果深宅高墙，严防门户，一旦有人心怀怨恨，捏造诬陷，朝里再有忌妒者附和，问成大罪，我们郭家就会遭殃。现在四门洞开，坦坦荡荡，无秘密可言，即使有人想造谣，也无从谈起。

从命人筑牢院墙到各处府门洞开（自封闭而开放），郭子仪显然是从筑墙者的日常闲言里汲取了现实中的某种教训。

建中二年（七八一年），郭子仪八十五岁，居家养病，朝中官员络绎不绝地登门探望，子仪会见宾客时，身边总有众多的姬妾侍候。有一天，丞相卢杞前来拜望，郭子仪却让侍妾们一概退下，由他单独接待。事后，家人问他这是何故？子仪答道：“卢杞貌丑，心地险恶；俏丽的女人们见了他那副尊容，忍不住会发笑；一旦让他感到难堪，他会记恨在心，有机会时要报复我们郭家的。”

这是郭子仪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呀，依然心细如发，待人接物上一丝不苟。

建中二年六月十四日，郭子仪寿终正寝，德宗哀痛，为之停朝五日，赐谥号“忠武”，灵位附祭于代宗庙廷，出殡之日，德宗亲自哭送灵柩。

《旧唐书》有郭子仪说过的话：“自受恩塞下，制敌行间，东西十年，前后百战。天寒剑折，溅血沾衣，野宿魂警，饮冰伤骨，跋涉艰阻，出没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

“所仗惟天”，那是歌颂当时王朝的例行官话，实际情况呢，直如滔天巨浪中行舟那样，全仗个人的器识和能力。

数千年间，名臣宿将又何止成百上千，然而“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始终”而如郭子仪者，还能数出第二人吗！

张灵甫述略

张灵甫生于长安大东村一农户家，一九二四年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刘志丹、林彪、袁国平、郭化若、胡璉、李弥、文强、唐生明他们站到了一起。八年抗日，一直在王耀武麾下南征北战。

一九三七年，五十一师开赴上海，参加淞沪会战，张灵甫勇猛果敢，指挥有方，嘉定作战时面对蜂拥冲锋的日寇，身为团长，他甩掉上身军装，抱着机枪，率百余名敢死队队员跳出战壕，杀得敌人丢盔擢甲。

一九三八年，奉命对江西德安的日寇进行反击。张

灵甫亲率突击队，穿越艰险的深山峡谷，飞夺张古山。日军出动飞机重炮，几将张古山夷为平地，张灵甫他们与之浴血鏖战五天五夜。德安大捷后，被提升为旅长。

一九三九年春，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在前沿指挥战斗时，右腿被日军机枪子弹扫中，负了重伤，他不许军医锯腿，匆匆包扎后再度投入战斗……此后留下残疾，称“跛腿将军”。

一九四三年常德之战，张灵甫所率突击队异常凶猛，为收复常德立下战功。一九四五年二月授中将军衔，任七十四师师长。四月，芷江保卫战，在铁山与日军血战获胜，荣获三等宝鼎勋章。一九四六年春，升任七十四军中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身为“御林军”的首领，在南京各处巡逻，路人送其“瘸司令”的绰号，张灵甫听后哈哈大笑：“我瘸了，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不好吗？”俏皮中不失狂态，潇洒幽默又豪迈大方。

这样一员战功卓著的抗日名将，半个多世纪里，其声誉却不能与爱国将领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同列，原因何在呢？

二

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其间，七十四师首屈一指，朝野上下，张灵甫被誉为常胜将军。一九四六年六月，蒋介石一声令下，全国性内战爆发。翌年五月上旬，国民党三个兵团共十七个整编师由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向鲁中解放区进攻。此时，七十四军已改为整编七十四师，全军五万余众精缩成三万二千余人，武器装备全部改为美械。“急先锋”张灵甫，率部兴冲冲地杀向苏北。淮阴、淮安是华中解放区的首府，鏖兵之后，张灵甫攻占了“两淮”接着又攻占了泗阳、宿迁、涟水。张灵甫一路顺风，便夸下海口：“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统一全中国。”他当面向蒋介石保证：“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吧！有我们七十四师，就让新四军死无葬身之地。”此时，华东野战军的指挥者是陈毅、粟裕，张灵甫自谓老子天下第一，世无敌手，将陈、粟压根儿就没眼里搁。

临沂当时是中共华东局、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张灵甫攻占之后，立刻向蒋介石报功。一时间，“临沂大捷”的号外在南京满天飞，“鲁境国军势如破竹”、“七十四师勇冠三军”的大幅标语糊满南京。张灵甫身披黑大氅，手持司迪克手杖，傲然站在临沂高大的城墙上，挥动右手朝空中猛力一抓，对部下大叫：“活捉陈毅、粟裕，指日可待！”

接踵而至的胜利冲昏了张灵甫的头脑，他哪里知道，陈、粟二位早就盯上了他。七十四师的美式重装备进入山区，坦克、大炮非但用不上，反成累赘。陈毅说道：“莱芜战役，我们一举歼灭了北边的李仙洲七个师，当时我们把张灵甫的七十四师留在南边，没有去动他，准备把猪养肥了再杀，油水会更多一些。现在，蒋介石就把只肥猪送上门来了，很好！这真是‘坐地等花开，财喜上门来’，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

领的气概，把张灵甫打掉，把七十四师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

五月十三日，七十四师进到蒙阴东北坦埠附近，陈、粟集中钢铁式的五个纵队突然间发起猛攻，十五日拂晓，将其分割、包围于孟良崮山区。蒋介石急调十个师增援，均遭顽强阻击。

解放军翻天覆地的强大攻势，迫使张灵甫不得不撤上孟良崮固守。孟良崮又称石头山，海拔五百二十六米，花岗岩结构，传说北宋名将孟良曾在此屯兵，故名。五月十五日，在这座没有水源也没有草根树皮的光秃秃的石头山上，战斗空前激烈。解放军的炮弹倾泻而下，弹片与碎石到处迸溅，伤人无数，伤兵呼天喊地，连少将旅长陈传钧也被炸伤了右脸。第二天下午，张灵甫被击毙后，枪声骤停，战斗结束，天空忽然阴云四合，暴风雨飘然而至。

对这场暴风雨，国民党方面认为：“此时天空惨阴，狂风走石，雨雹骤降，若为我师忠贞不屈，全部惨烈激昂之战斗牺牲同悲泣者，上天垂象也异矣。”蒋介石老泪纵横……

沂蒙老百姓则认为，四天激战中无一星雨，山上断水，人渴极了，只好喝自己的尿；机枪管烧红了，只好用马尿去浇。战斗结束而大雨滂沱，正意味着天意灭蒋。毛泽东得知七十四师被歼，兴高采烈，当晚吃了一大碗红烧肉。

三

张灵甫正因为身名俱毁于孟良崮，才致使这位灼亮耀眼的将星倏忽间趋于黯淡，消沉下去。（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史册上罕见其名）。其毁败于孟良崮的原因，不外乎三条：

骄兵必败。因为接连不断的胜绩而飞步晋升为军长，张灵甫骄狂之至，怎么也不相信解放军会比日本军队还要厉害。轻敌麻痹，犯了兵家大忌。

逆历史潮流而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他被选调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蒋介石特许其进入甲级班，张灵甫便成为中将军长级学员中唯一的少将副军级学员。他私下对朋友表示：“知我者，蒋校长也！此生肝脑涂地，也难以回报一二。”从戎之前，张灵甫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各朝各代的名人名将、野史传奇，在他如数家珍。可他在戎马实践中又对蒋介石感激涕零，显然也就跳不出蒋家王朝的藩篱了。对历史知识未能学以致用，张灵甫陷在愚忠的封建泥淖里了。

意气用兵，勇大于谋。就谋略而言，张灵甫当然不是陈、粟之对手，但若认为他仅具匹夫之勇，也未必恰当。张灵甫毕竟研读过历史，对历史进程中的先机之兆有微妙的预感。一九四四年底，蒋介石到重庆陆军大学召见他，张灵甫对之进言：中国当前之患，不在日寇之侵略，而在“共匪”之叛乱。若抗战胜利，彼必乘战后疲惫，起而叛变，望早为之计。学生如此进言，蒋介石能不龙心大悦？

国共和谈期间，两党中均不乏乐观论调，张则告诫部下：“国共不并存，当体察政府苦心，努力备战，挽救民族，切勿为谎言所误。”

内战开打，国民党尚占上风，张却说道：“共军战略战术均优于国军”，“年余将死无葬身之地。”进入山东战区，时或出现“活捉张灵甫”的标语，张灵甫给家人的信里却这样写道：“他们要活的，我就给他个死的。”通过这等谶语，可窥知张灵甫也不尽然是一介勇夫。症结在于浊气相涌，裹定了“肝脑涂地”四个字。

四

关中地域素有“陕西冷娃”之说，冷娃也者，鲁莽、生猛，即民间所谓的“半截砖”、“二百五”、“半生子”（总之是在为人处世上不成熟的意思。这是个毁誉参半的词汇）。张灵甫的魂魄气质，更接近于“陕西冷娃”。

英雄爱美人，自古为然。项羽之爱虞姬，吕布之爱貂蝉，叶挺之爱李秀文，古今不乏例证。张灵甫他们在孟良崮撑不下去之际，副军长蔡仁杰跪在他面前，求他带些人冲下去，冲出重围还是可能的，并说：“到了南京，就向蒋介石报告这个战场的惨烈以及友军的冷漠，如果蒋坚持还要怪罪，你就在他的面前自杀！”张灵甫说：“回南京，见到我夫人，我就不想死了。”说罢，将一封信交给参谋，嘱咐日后一定要交到太太手里——

这是写给小他二十五岁的夫人王玉龄的绝命书：

我与仁杰，决以最后之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

五月十六日孟良崮

长沙的绝色美女王玉龄，是张灵甫一九四五年草长花开的春天才追到手的第四任妻子。第一任妻子是陕北姑娘郭琼英，张嫌其土气，在外地来了个“停妻别

娶”；第二任妻子是四川女子吴海兰，年轻标致，知书达理。当时身为团长的张灵甫只听到了部下一个红杏出墙的玩笑，便将她骗到乡下老家，“夜雨剪春韭”，趁她在菜畦里割韭菜时，悄悄从背后开了枪，并暴尸野外。嗣后，又娶了第三任妻子——名门望族的闺秀高艳亚。在婚恋变迁中，张灵甫就是个货真价实的陕西冷娃。

五月十五日在孟良崮的指挥所里，蔡仁杰抱怨：“师座，早知这样，我们真不该上孟良崮。”张用手杖敲着石桌大声说：“上孟良崮是副参谋长李运良的主意嘛，怎么能怨我呢！”李运良官居少将，气呼呼地顶撞：“师座，话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快死的人了，人可死，账不能死。上不上这里，我确实提过建议，但决定权完全在师座手中，是你最后拍板上孟良崮的嘛！”张闻言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中拔出手枪，对李运良“砰！砰！”开了两枪。李运良知道师座的骨子里是个“冷娃”，眼疾身快，一闪身躲过了射来的子弹。孟良崮与和州乌江南北相照，而张灵甫比起自刎前夕的项羽，“冷娃”与“英雄”之间的质地差异，却泾渭分明。

五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让人找到侨居美国的王玉龄，邀其到北京访问；安排时间，扶病接见时，总理称赞张灵甫是个很好的将才，遗憾自己当年在黄埔军校任教时，未能将张争取到共产党一边。言下之意，我们民族的精英倘若不损折于内耗与内战，中华民族早就会走在世界各国的前边了。

二〇〇五年金秋，首都人民大会堂隆重庆祝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王玉龄见到了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国家和人民惦记王玉龄，意味着中国人民对张灵甫抗日功绩的尊重与怀念。

“冷娃”也好，“功臣”也好，自古英雄都是梦。只要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切切实实奋斗过的人，不论其生前曾经纠葛于怎样深重的功过与是非，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的。

本栏责任编辑/古昶